

Z 紫地丁文丛



夏 榆 著

白天遇见黑暗

花城出版社

Z 紫地丁文丛

夏 榆 著

白天遇见黑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天遇见黑暗

夏榆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4

ISBN 7-5360-4669-3

I. 白...

II. 夏...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3994 号

责任编辑: 林贤治 张 懿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75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669-3/I·3704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夏榆，记者，作家。1960年代中期出生于大同矿区，1970年代到1980年代，在矿区接受初中教育，中途辍学做矿工。

1990年代末迁徙北京，成为“漂流一族”。著有长篇小说《隐忍的心》及中短篇小说、随笔若干。

序《紫地丁文丛》

林贤治

大地养育生命，也养育了文学。

文学与大地的联系，可以从先民的关于劳动、游戏、节庆和祭神活动的文字记载中看出来。其中，生命直觉，生命力，生命状态的表现特别生动而鲜明。后来，文学几乎为官方和专业文人所垄断。当文学被供进廊庙和象牙之塔以后，生存意识日渐淡薄，人生中的辛劳、挣扎、抵抗、忍耐与坚持不见了，多出了瞒和骗，为生存的紧迫性所激发的喜怒哀乐，也被有闲阶级的嬉玩，或无动于衷的技巧处理所代替。文学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坏，枝叶枯萎，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

写作的专业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产生了异化。要使文学保持活力，除非作家在与大地的联系方面获得高度的自觉。文学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不是没有因由的。由于周围的梗阻和痛楚加剧，对于作家来说，不可能不构成某种压力和刺激，为此，他们真切地感知到了大地的存在。这时的文学，是富于生活实感的文学，是郁勃的文学，突围的文学，力的文学。可是，当社会变动渐渐趋于平复时，寄生的、浮靡的、伶俐乖巧的作家就又随之滋生繁衍起来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就是部分蜕去意识形态的硬壳，而重返大地之上。至八十

年代中期，无论韵文或散文，几乎同时开始了新的畸变。文体的细化，对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本来便没有什么好处。就以散文论，粗分是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倘从后者特意划出“艺术散文”或“美文”之类加以培植，难免流于狭窄和荏弱，全然不见自由的大精神。有人标榜所谓“大散文”，恰恰不是从精神的要求出发，惟是依赖题材，有一类“文化散文”，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这类散文，缀连文史掌故，发掘废墟故址，把时空距离尽量拉大，在“陌生化”的途中，变着戏法贩卖陈腐的帝王思想和臣仆思想（在这方面，尤以电影电视界为甚）。还有描叙不同地域不同民俗者，食也文化，色也文化，实际上与消费主义时尚合流。此外，就是追求形式上的“大”，篇幅冗长，结构庞杂，文风铺张夸诞。总之，“大散文”的病根，盖在于脱离大地，脱离底层，脱离实际生活，以致失去痛觉。

本丛书所编为非虚构散文，广义的散文，不拘记叙、抒情、议论，不限文章、日记、书信，重要的是同大地的关联。这其中，有泥土的沉重、朴实、芳香与苦涩，有水的柔润，也有干旱及焦渴。地丁是一种野草，地丁是“地之子”，开紫花者为紫花地丁。紫色，是血的深红外加了幽黯的颜色，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或品质。紫花地丁原产中国，具本土性，民间性，全草入药，是古来草野小民常用的疗治诸疮肿痛的良药。矜贵的君子固然大可以卑贱视之，但似乎这也并不怎么妨碍它的生长，自然也不妨碍对它的利用。这里拿来作丛书的名目，用意在强调它的野性，与大地的联系；究其本义，简括一点说，也就是为人生罢。

是为序。

黑暗的轮转（自序）

我曾经长时间地处于黑暗之中，那时我十九岁，终日穿着铠甲般的工装，和面孔如石头般坚硬的矿工穿行在一座烟尘弥漫的矿井下。我生活其中的矿区，是梵高作为传教士试图以基督的力量救赎的地方，也是作家劳伦斯和摇滚乐手鲍勃·迪伦用一生的时间逃离的地方。我一直认为梵高身处的阿尔矿区的现实就是我的现实，那里的天空布满烟尘，河流是黑色的，树木花草是黑色的，到处是岩石垒成的石屋。

那时我除了不能适应矿井的险恶，还一直不能适应矿井的黑暗。有不少工友，下窑前我们还彼此说笑，出窑时他们就被砸断双腿或夺去性命，那样的场景让我颤栗胆寒呕吐，而窑工们对这一切视若平常。经常有这种时候，我独自在深及数万米的巷道行走，跟随我的只有

一盏灯，灯只能照到距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再远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时我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才能克服头脑中怪异的想象，克服我的少年之心对这沉厚无边的黑暗的恐惧，我不能放任自己的心念，必须管住自己，在我到达有光的地方之前，不能胡思乱想，否则恐惧会使我崩溃。

我是无法把黑暗仅仅看作虚无的人，我觉得在那座历经沧海桑田沉积亿万年，由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衍生而成，上演过太多生死歌哭的矿井肯定蕴藏着无形的生命，在那些年久的矿井、曲折的巷道深处，黑暗只是提供了一种遮蔽，它使一些生命在其间畅行无阻，而人却浑然无觉。那时对光的需要成了我行走的动力，那时即使是偶然遇到的光亮也会让我产生一种感恩的冲动。

后来，我开始过一种自由游走的生活，我在一座日照充足的城市穿行，享受着自然光泽的照耀。这种对很多人来说过于平凡的体验却让我倍加珍惜。自由游走和我从前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我随心所欲地在他人的城市中穿行，在喧嚣的尘世中奔走，我不断地变换居所，改变生活轨迹和生活内容。这样的生活让我感觉舒服，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开阔。我感到自己成了一泓流动的活水，我体验着自由生活自由思想自由写作的快活。这种生活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健康、舒服、丰沛。

在我作为一个自由离子奔走游动的时候，长期制约我心灵的一些东西开始松动、分离、脱落，我体验着我作为个人和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在这种体验中，我认识的重心发生了严重的位移。当我和这个世界并置时，我是重要的，如果我不存在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就如笛卡尔所说：我思故

我在。也如萨特所说：我写作故我存在。这样简单、浅显、朴素然而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使我开始珍视我个人在世间漂流所获得的经历、体验，我把它看成是我所能获得的财富。

写作曾经被我看成我在黑暗中的光亮，它引领和照耀我。漂流奔走的生活使我看到写作在这个时代的虚无，也看到写作在这个时代的意义。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写作，那些文字和语词在我们手中就像是在工匠手中的沙土和砖石，它有着怎样的结构除了取决于工匠的技艺、志趣、认识之外，也取决于他的胸襟、视野、雄心和气魄，取决于他创造的信心，建树的能力。我使自己靠近写作的那个本质，靠近这种信心和能力。

写作在这时候就是我活命的方式。也是我快乐和幸福的方式。

更重要的它还是我的获救方式。经由写作我离弃黑暗，也通过写作我得以真实、切近地触摸到我的灵魂的存在。

目 录

001 / 黑暗的轮转（自序）

I 黑暗的轮转

002 / 黑暗之歌

016 / 白天遇见黑暗

031 / 悲伤的耳朵

045 / 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

059 / 在黑暗中升起黎明

075 / 1966：红色风暴掠过黑色大地

II 尘世的光影

094 / 我是父亲的儿子

098 / 我生命的源头消逝了

101 / 小学同学

104 / 游走的灯

107 /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

112 / 微暗的火焰

126 / 在霹雳中奔跑

Ⅲ 灵魂之殇

146 / 天黑黑

Ⅳ 自由的试金石

212 / 失踪的生活

220 / 我目击了美感从一个村庄的消失

236 / 自由的试金石

242 / 临终的眼：杨家营纪事

254 / 西海固的爱与疼痛

I 黑暗的轮转



黑暗之歌

我从居所到矿井的途中要经过俱乐部。

从俱乐部后院敞开的大铁门能看到文工团的人。空旷的场院里文工团相貌英俊的男女青年在阳光下聚在一起，有的在练声，有的在练手里的乐器，也有的在闲聊。他们三五成群，面对一堵灰色陈旧的墙壁各自站开，从他们胸腔发出来的声音高亢不断地在俱乐部上空回荡。低音提琴和高音小号制造出来的低沉和尖利的乐声交相环绕轮番盘旋。在我看来这些人气质优雅神情骄傲，他们相貌英俊服饰洁净，他们面容欢乐表情幸福。

如果我有对人生幸福的理想，文工团就是。我经常看着那些人，有时在俱乐部后院空旷的草地，有时在俱乐部前厅辉煌的舞台，看他们自由歌唱纵情表演，看他们享受阳光的照耀享受听者热情的欢呼和掌声。还有他们能自

由地跟异性交往，他们恋爱，随心所欲跟喜爱的人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人生幸福的典范。

比起来我的现实则遍布黑暗。

每天我经过俱乐部，在文工团男女青年的歌声中，沿俱乐部后墙一条尘土弥漫的道路攀上一座山梁。我在阴暗落满尘埃的工房换上结满汗碱坚如铠甲的工装，从灯房睡眼惺忪满脸脏污的女孩子手里领取矿灯，跟那些面孔如石沉默如土的窑工走向山梁上的矿井。我坐缆车到达坑底，再由坑底穿越幽深曲折的巷道，走向劳作的工场。矿井的巷道纵横交错，蜿蜒延伸，那些在地腹中的巷道出现在地形图上的样子如同人体纵横交错的血脉。我进入得越深，离人间的生活越远，离尘世的气息越远。

劳作的工场在矿井巷道的尽头。在那里我看着窑工用锹镐或者炸药开凿着煤壁，他们在四季闷热的工场，脱去衣服，裸露着身体劳作，在矿灯的照耀下我能看到他们臂膀、胸部和腿蠕动的结实的肌肉。那些身体强健力气威猛的人，他们使那些已在尽头的道路再一寸一寸向前延展，他们开凿道路挖掘出的油亮的煤炭堆积在脚下，那些炭堆积如山后再被矿车运走。

我的工作是在一个石硐为窑工发放劳作的工具，锹、镐、缆绳和炸药等等。石硐离工场有一段距离，它的位置在一个废弃的老古塘，那是一个塌陷区。我经常能听到煤岩受到挤压扭曲而裂变的声音。谁也不知道那些巨大的煤岩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我每次走过的时候都怀着深度的侥幸之心。我祈求上天别在我经过的时候塌落。

我工作的时间包括花在路上是十六个小时。这个工作孤

独，远离人群但是责任重大。那是一份年轻人不愿意干而我却充满热情的工作，原因是我闲下来的时候可以用矿灯照着看书，写字，那段时间我每天在下矿井之前都会在怀里揣上我准备阅读的书籍、我用来写字的硬壳笔记本。我用阅读和书写捱度着在地腹中的时光。那段时间我阅读过的书籍和书写过的笔记都留下了黑色的印迹。为了抵御在地腹中的孤独，克服一个人对死寂的恐惧，我用防火的沙土和皮制的门帘给自己制作了一个练习拳击的沙袋，吊挂在洞中，不工作不看书也不想写字的时候我就练习拳击，以此克服睡意的来临，避免像年老的窑工那样在困倦中昏睡。我发现那样的睡眠日久天长会让一个人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会从根本上瓦解一个人的活力和元气，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废物。

看到文工团的人，我就无法满意自己活命的方式。我憎恨自己的工作，憎恨的理由是它的远离人迹和暗无天日以及无限漫长。有时候我在结束工作走出矿井的时候，坐在山坡的草地，面对血色的夕阳，我满身烟黑，面孔和手臂找不到干净的地方，那时候我远远的看着俱乐部的方向，看着文工团男女青年美丽的面影。那个方向和那些面影就是我不能企及的生活的理想。那个方向和那些美丽的面影让我感觉忧伤。

我真切地感觉到我是被文明所遗弃的人。我和我的窑工兄弟们，那些世代在黑暗中劳作的人，我们像尘土一样在世间生息湮没无声。如果没有文工团，我的知觉还在混沌中沉睡。文工团是划破我黑暗现实的光亮。那些美丽优雅的男女青年使我照见自己。我开始厌倦自己的生存。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我绝不让自己身穿窑衣满脸乌黑经过俱乐部，我避免和那些神情骄

傲面容和衣饰洁净的男女相遇。我不仅厌倦自己的工作，还厌倦自己的生活。这种厌倦让我变得对生活失去热忱。我甚至在结束工作后不想回家，我把工余的时间用来泡酒馆，跟狐朋狗友厮混。我变得跟我父亲一样，但父亲的生活是我更加厌倦的生活。

父亲给我的记忆就是日日盘脚坐在土炕喝着一壶白酒。在我整个童年里，那些白酒都是由我从街上供销社的酒铺里打出来，我被父亲喝托着，攥着他交给我的八毛钱穿过肮脏混乱的大街，在供销社的酒瓮前看着一个相貌粗俗的女人用酒提舀出白酒灌到酒壶里。供销社的酒瓮浑圆，高出我一尺，我经常仰望着那个酒瓮。我看不到里边的内容，只能听到它神秘的响声。我手捧的酒壶由轻而沉，由沉而轻，父亲在喝净我为他打来的白酒后由清醒而沉迷，由沉默而疯狂。

在我住的大街上经常晃着醉鬼。父亲喝我打来的酒以后，顷刻就能变化一副嘴脸。这个昔日在战场出生入死的老兵，在结束军旅生涯以后就无所作为。他头发花白眼睛血红，对着窗口骂人，谁过来就骂谁。他对所有经过他窗口的人都不放过。当然父亲骂得最凶的是母亲，骂得凶的理由就是她是他的女人，就像她是他的奴仆。他在骂完母亲以后还能把母亲拦腰抱起放倒在炕头，他跟母亲性交，当着我的面，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不管也不顾母亲的挣扎和反抗。在我的童年时代，母亲的隐忍和饮泣经常像早天的滚雷在我内心炸响。我很久时间都在挣扎，我甚至负有某种罪愆。我觉得是我制造了父亲的疯狂。我是魔鬼的使者，我传递着一种使父亲疯狂和沉迷的药剂，是我使父亲意志消沉丧失了生活的能力。在母亲哭泣的时

候我发誓决不再为父亲去买酒。我试图反抗父亲，但一个小屁孩，没有任何力量抵御父亲的强权。反抗的结果就是遭到父亲暴力的清洗。

我终于能不再被指使为父亲去供销社买酒，那是我长成人以后。

18岁那年，我离开建筑在矿区河边的一所中学，到矿井工作，我想自己养活自己。

矿井一直是令我畏惧的地方，它的险恶和黑暗一样让我感觉深不可测。从小我就看着矿井的黑暗对人的吞噬和毁灭。人从那个黑暗的入口进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进入的时候肢体健全，有一天就会变得残缺不全。世代以矿井为生的窑工们，不管那个黑暗的入口发生过怎样的灾难怎样的祸患，都别无选择地踏身而入。灾难和祸患的磨砺使进入矿井的人内心苍凉如水，面孔坚硬如石。

在矿区，只要天气晴好，每天在有太阳照耀的街心广场按时集中着一大群残疾人，那些人都是被矿井事故夺去双腿或砸坏腰肢的人，他们在那些劫难中幸存了下来，但是他们被困在轮椅中，在寂寞和病痛中捱度着最后的时光。那些人在盛夏的时候穿着棉衣棉鞋，他们的身体已经没有了气候的感觉，他们有的把轮椅靠在一起说话，有的独自蜷在轮椅中打盹，他们打牌，下棋，他们的腿脚腰臂呈现着不同程度的残缺。

母亲知道我要下矿井的时候泪水长流。母亲洁白结实的牙齿在我下矿井以后变得松动脱落，母亲的黑发也在我下矿井后逐渐变白，而她的容颜也在我下矿井以后逐渐变得憔悴和衰老。但那时生活对我来说别无选择。那是我命定的道路。